

後漢書

二三



列傳第五十卷下

范曄 後漢書六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蔡邕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

圉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南

六

世祖勲

謝承書曰勲字君嚴

好黃老平帝時爲郿令王

莽初授以厭戎連率

王莽改隴西郡曰厭戎郡守曰連率

勲對印

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

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

禮記曰曾子有疾童

子曰華而畹大夫之簣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幸而至於旦請敬

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君子之愛人也  
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  
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雖臨死不  
失正道也

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校

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

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有周之胄昔

蔡叔沒成王命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  
其後也君曾祖父勲哀帝時以孝廉爲長安郎長及  
君之身增修厥德順帝時以司空高弟遷新蔡長年  
七十九卒長子校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于時垂翼  
華駿人爵不外年五十三卒謚法曰清白守節曰貞  
純行不差曰定

邕性篤孝母常

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

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家側動靜以禮

有苑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相帝時中常侍徐璜左官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

楊雄作解嘲班固作  
荅賓戲崔駰作達旨

乃斟酌羣言肆其是

而矯其非

是也

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

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

顛頂也華頂謂白首也新序齊宣王對問

丘甲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雖及胡耆獲即取之杜預注曰胡耆元老之稱

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

聚人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也

然則有位斯

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

有負鼎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

摯伊尹名也史記曰伊尹

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銜自媒銜也論語孔子曰行義以達其道

又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甯子有清

周禮將狼氏下士八人執鞭以辟道也

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

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鮑公窮困無

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斫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斨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悅之以爲大夫斨青岸斨音戶諫反百里奚虞大夫也史記趙良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衣褐食牛暮年而後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說文曰豢養也夫如是

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

萃出羣揚芳飛文

孟子曰若仲尼者拔乎其萃出乎其類

登天庭

序彝倫埽六合之穢匿清宇宙之埃塵連

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

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

一曰慶雲也

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

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

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美

者荷榮祿而蒙賜

美音以戰反本或作美

盍亦回塗要

至俛仰取容

回曲也要音一遙反言履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

輯當世

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

之今蹤

遺猶也

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

不通此

彼謂貧賤此謂榮祿

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

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

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斂袂

而興曰胡爲其然也

謾然翕斂之兒音所六反

胡老曰居

吾將釋汝

居猶坐也釋解也

昔自太極君臣始基

太極

天地之始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

至時

洪大也

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

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紘弛王塗



壞太極

賈逵注國語曰小崩曰

君臣土崩上下瓦解

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執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

於是智者

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

講習也

電

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

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

戰國

策曰秦昭王見頓弱頓弱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之匈臆也王資呂萬金而游之天下可圖也秦王

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游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頓子說之也史記曰虞

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溢再見賜白璧一雙

連衡者六印磊落合

從者駢組流離

連衡謂張儀合從謂蘇秦並佩六國之印駢並也組綬也流離

光縣  
克卓

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

其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

而淫士背道而幸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

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天是加詩

雅曰速速方穀天天是掇毛萇注云速速陋也鄭玄  
注云穀祿也言鄙陋小人將貴而得祿也天殺也掇

破之也韓詩亦同此作穀者蓋謂  
小人乘寵方穀而行方猶並也欲豐其屋乃蔀

其家

易豐卦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王弼注  
云蔀覆也屋厚覆閭之甚也蔀音部

是故

天地否閉聖哲潛形

易文言曰天  
地閉賢人隱

石門守晨

沮溺耦耕

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  
路曰自孔氏鄭玄注云石門魯城外門

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又曰長沮桀溺耦而耕並隱遁人也

顏歆抱璞遽瑗

保生

戰國策齊宣王謂顏歆曰願先生與寡人遊歆辭曰玉生於山制則毀焉非不寶也然失

璞不完士生鄙野選而祿焉非不貴也而形神不全歆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以自娛知足矣歸反於樸則終身不辱論語孔子曰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爲保

其生也

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

遺輕

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曰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

渠參乘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曹遺輕謂若弃輕細之物而去言惡之甚也

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

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

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

月令仲冬

律中黃鍾融風艮之風也月令孟春東風解凍魚上水又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微陰謂一陰爻生也詩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爾雅曰蒹蘆也葭蘆也

寒暑相推陰陽代興

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

烈盪四海之殘灾隆隱天之高折紲地之

基

紲音古鄧反  
紲與亘同

皇道惟融帝猷顯平泝泝

庶類合甘吮滋

泝泝齊兒

檢六合之羣品濟之

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

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

綖

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持周禮說文曰縉赤白色也縉系綬也音它丁反

鴻漸

盈階振鷺充庭

易曰鴻漸于陸鴻水鳥也漸出於陸喻君子仕進於朝詩

曰振振鷺鷺于下注云鷺白鳥也喻潔白之士羣集君之朝也

譬猶鍾山之王

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探浮磬不爲

之索

山海經曰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陽尚書曰泗濱浮磬注云水中見石可以爲

磬言鍾山多玉泗水多石喻漢多賢人索盡也音所格反

曩者洪源辟而四

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

城濮捷而晉凱入

辟開也音頻亦反謂禹理洪水而開道之尚書曰四隩既

宅隩居也音於六反武功定謂武王伐紂詩周頌曰載載干戈詩小雅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吉甫燕喜

既多受祉鄭玄注曰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  
禮樂之也左傳晉與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故晉凱  
樂而歸也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揚

鋒不給於務

蓑音素和反詩小雅曰荷蓑荷笠毛  
萑注云荷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

禦暑擐  
貫也

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

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暫御之族

詩小雅  
曰曾我

暫御毛萑注云  
暫御侍御也

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

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髣餘官委貴其取進

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

足以況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

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

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

老子曰持而盈

之不如其已河上公注云持滿必傾不如止也

榮乎煌煌莫非華榮明

哲泊焉不失所寧

泊猶靜也

狂淫振蕩乃亂其

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

賈誼服鳥賦之文也言夸華者必死於權執也

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

之數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王弼注云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

爲不足長者不爲有餘損益將何加焉

騁駑駘於脩路慕騏驥

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氣助乎近貴之

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

踣音步北反  
協韻音赴

下獲熏

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

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勲  
胥以痛勲帥也胥相也

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  
其大甚見韓詩前書曰史遷薰胥以刑音義云謂相

薰蒸得罪也誅  
協韻音丁注反

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

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

害何也  
音曷

天

高地厚跼而踣之

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  
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踣

怨

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

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

論語  
孔子

日用則行捨則  
藏故言聖訓也

夫九河盈溢非一由所防

九河



謂河水分爲九道爾雅曰徒駭太史馬頰帶甲百

萬非一勇所抗

協韻音苦郎反

今子責匹夫以清宇

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

燿何光芒之敢揚哉

煙炎煙火之微細者言常懼微細以致毀滅杜預注

左傳曰吳楚之閒謂火滅爲燿音子廉反炎音焰

且夫地將震而樞星

直井無景則日陰食

晏子見伯常騫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

乎見晏子春秋陰食謂不顯食也凡曰陰食則井無影也

元首寬則望舒朏

俟王肅則月側匿

望舒月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

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肅朏則侯王舒注肅急也舒緩也

是以君子推微

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

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

易坤文言曰履

霜堅冰至艮卦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豐卦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利用遭泰可與

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方奔乎險

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

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

仁義之淵藪

前書司馬相如曰游于六藝之園馳騁乎仁義之塗班固曰肴覈仁義之

也林藪

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

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

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閭闔闔

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

古今注曰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

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

納玄策於聖德宣太

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也勲績不立

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

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

龜鳳山喻賢人霧露喻昏闇

也迂曲也

脩業思真弃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數

不渝

數厭也渝變也

百歲之後歸乎其居

詩晉風也毛萇注云

居墳墓也

幸其獲稱天所誘也

謂小人妄得稱舉者天之所誘後必遇害

也罕漫而已非己咎也

罕漫猶無所知聞也非君子之咎也

昔伯

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

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軛

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能與鳥

語見史記葛盧東夷介國之君也介葛盧聘於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言晉太史蔡墨曰昔有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以服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曰豢龍並見左傳奚仲薛之祖也世本曰奚仲作車衡軛也軛轅也

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

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臆取右以

禽囚

倕舜之巧人也見尚書造父者秦之先也爲周穆王御驊騮耳之乘非子亦秦之先善

養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爲附庸邑之於秦並見史記圍養馬人也見周禮左傳

曰戰於穀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暉取戈斬之遂以爲車右暉音舒餘反

弓父畢精於筋角飲非明勇於赴流壽王

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

弓父弓工也關子曰宋景

公使弓工爲弓九年來見公公曰爲弓亦遲矣對曰臣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呂氏春秋曰荆人飲飛入江斬蛟前書武帝時吾丘壽王字子贛以善格五待制格五今之簏也東方朔以善談笑俳優得幸班固曰朔應諧似優杜預注左傳曰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優調戲也

壽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

前書

上官桀武帝時爲期門郎從上甘泉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雖底蓋常屬車桑弘羊洛陽賈人也以能

心計爲侍中

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

忸怩心慙也忸

音女六反

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

衡眉目之間也

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

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

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

獨征

太清謂天也和液謂和氣靈液也亭亭孤峻之兒踔猶越也音丑教反

建寧

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

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

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

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

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

韓說太史令單颺等

堂谿姓也先賢行狀曰典字子度潁川人爲西鄂長

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

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

洛陽記曰太學在洛

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

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

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

三五法

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謝承書曰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

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

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

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

鎧馬所出

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家皆能爲函故無函

匠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百

姓虛縣萬里蕭條

縣音玄

闕職經時吏人延

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



論者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  
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  
以失事會愚以爲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今  
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  
懼而當坐設三五自生留闕邪昔韓安國  
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  
守本邦

前書安國字長孺梁人坐法抵罪居無幾  
天子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

二千石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負薪  
賣以給食歌謳道中後拜會稽太守

又張敞亡命

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五繼以末制乎

前書

敞字子高河東人也爲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制免  
爲庶人從闕下亡命數月冀州部有大賊天子思敞  
功使使者召拜  
爲冀州刺史

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

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敞而不顧爭臣之  
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  
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  
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以差厥中書  
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  
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  
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

數十人

說文曰牘書板也長一尺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音義曰

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謂爲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

侍

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熹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爲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爲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

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

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

執事宜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尚書金

大孰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王乃問諸史百執事詩大

雅雲漢篇序曰宣王遇旱側身脩行欲消去之故大

夫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臣聞天降灾異緣

象而至辟歷數發辟音普歷反史記曰殆刑誅

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

也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夫昭事上帝則自懷

多福

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聿遂也懷來也

宗廟致敬則鬼神

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

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天

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

宰府謂司徒橋立府也朱衣謂祭官也漢官儀曰漢家赤行齊者絳綺轂轂音丈伐反

迎氣五

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

解除猶爲踈廢

解除謂謝過也

故皇天不悅顯此諸

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

爲地道易稱安貞

易坤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其彖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

在上則電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

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滿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猶今云如左如右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

迎五帝於郊

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末祭中央帝也

所以導致神

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

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

也而有司數以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吏

卒小汗屢生忌故小汗謂病及死也竊見南郊齋戒

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

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

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

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章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應典禮者尚未

咸秩其議脩羣祀以祈豐年又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三年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爲人祈福前後

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

禮劾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

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

祭之文也

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也

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

堵之室共處其中耳

儀禮曰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

豈

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荅風霆灾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



廣求得失又因灾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灾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脩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

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

漢名臣奏張文上疏其略曰春秋義曰蝗者貪

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獸齧人者象暴政若獸而齧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辟歷殺人亦象暴政妄有喜怒政以賄成刑放於寵推類叙意探指求原皆象羣下貪狼威教妄施或苦蝗蟲宜勅正衆邪清審選舉退屏貪暴魯僖公小國諸侯勅政脩己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況萬乘之主脩善求賢宜舉敦朴以輔善政陛下體堯舜之聖秉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臾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徬矣制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虛年災必有緣朕以不德秉統未明以招祲僞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救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政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臣

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蹇

右用事之便謂樞要之官

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

漢官儀曰三公聽採

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爲舉謠言者也

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

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

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聞羣枉之門

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

語見前書

今始聞

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

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

和平

也章明也

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

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

尚書大傳

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

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

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

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

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

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  
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  
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  
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  
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  
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論語子夏曰雖小道

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鄭玄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此邕以爲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

漢官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綬也

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  
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  
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  
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  
考反求遷轉更相放効臧否無章先帝舊  
典未常有此可皆斷絕以覈具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  
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  
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

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  
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  
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  
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茲軌之人通容其

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

周禮曰喪祝掌大喪及祖飾棺及載遂御之卿

玄玄祖謂將葬祖祭於庭載謂升柩於車也

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

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得  
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  
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



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  
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  
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親迎  
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  
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鴻  
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  
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  
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  
子皆恥與爲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

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

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

商門引入崇德殿

洛陽記曰南宮有崇德殿太極殿西有金商門也

使

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灾異及消改變故

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

其志今亡續漢志曰光和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其

咎焉在邕對曰易傳云大作不時天降灾厥咎蝗蟲

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慘生蝗蟲

貪苛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寺雌鷄欲化為雄一身

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邕對曰貌之不恭

則有鷄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鷄化為雄不鳴

無距是歲元年初即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鷄化為雄距而鳴將是后父禁為平陽侯

女立爲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鷄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也

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

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

括囊喻閉口而不言易曰括囊无咎王弼注云

括結也

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

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

經術以阜囊封上

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阜囊也

邕

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

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  
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  
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  
之怪也天於大漢躬勤不已故屢出祗變  
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  
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  
爲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鷄化皆婦人干政  
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嬈音奴  
鳥反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

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王  
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  
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

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

趙嬈及霍王也

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爲

玉所進光祿勲姓璋

姓姓也璋名也漢有姓偉

有名貪濁

又長水校尉趙玪

音玄蔡邕集玪作玄

屯騎校尉蓋升

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

退思引身避賢之福

尚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伏見廷

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

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

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

謂股肱也

委任

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

也

雕琢猶鑿削以成其罪也

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

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

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

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

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

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

厭伏也音一葉反

臣願陛

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荅天望聖朝旣  
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  
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  
贛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  
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

易曰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茲

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  
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

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

不相平叔父衛尉質

質字子文著漢職儀

又與將作大

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

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

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

中傷也

於是詔

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被召

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爲濟陰太守臣屬吏

張宛長休百日

休假也前書音義曰吏病滿百日當免也

郃爲司

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爲州書佐

續漢志曰書佐主幹



文書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

郤不爲用致怨之狀

邕集其奏曰邕屬張宛長休百日郤假宛五日復屬

河南李奇爲書佐郤不爲召大山黨魁羊陟與邕季父衛尉質對門九族質爲尚書營護阿擁令文書不覺郤被詔書考胡母班等辭與陟爲黨質及邕頻詣郤問班所及郤不應遂懷怨恨欲必中傷郤制曰下司隸校尉正處上

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

邕集作綦母班也

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

發宜以臣對與郤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  
褒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  
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灾異齋  
詔申言誘臣使言

齋猶特也  
與賁通

臣實愚戆贛唯識

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  
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爲  
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  
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  
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

政思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  
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爲戒  
誰敢爲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  
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  
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  
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  
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  
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  
者所對質不及聞

前在金商門對事之時  
質爲下邳相故不聞也

而衰

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阮埒誠

冤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趣以

飲章辭情何緣復聞

趣音促飲猶隱卻告人姓名無可對問章者今之表

也邕集曰光和元年都官從事張恕以辛卯詔書收邕送雒陽詔獄考吏張靜謂邕曰省君章云欲仇怨未有所施法令無此以詔書又刊章家姓名不得對相言斥考事君學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答曰曉是吏遂飲章爲文書巨賢案俗本有死期垂至不解飲字或改爲報或改爲款並非也

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句質不并坐

句乞也

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爲

萬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

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斲弃市事奏中常  
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  
詔減死一等與家屬貶鉗徙朔方不得以  
赦今除楊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  
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  
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  
縣

即西安陽縣也故城  
在今勝州銀城縣

邕前在東觀與盧植

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

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

猶前書十志  
也邕別傳曰

邕昔作漢記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離因上書自陳  
曰臣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  
能復操筆成草致章闕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  
愚心有所不貢臣自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  
王莽而止光武已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  
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  
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  
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即建言  
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遂放邊野恐所懷隨軀朽  
腐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  
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  
典羣書宜摭撫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  
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謹因臨戎長霍圉封上有  
律曆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  
意第五車  
服意第六  
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

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

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錢之

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爲報

屬猶勸也音燭

智者

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

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

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

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

張騰文士傳曰邕告吳人曰吾昔嘗

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

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爲椽

邕取爲笛奇聲獨絕也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

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

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

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傳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

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

初邕在陳留也

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

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愜

歎聲也音僖

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

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

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

告莫不憮然

憮猶怪也音武

彈琴者曰我向鼓弦見



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

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

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

曰

莞笑貌也音胡板反

此足以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

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

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

不旋踵矣又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

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

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

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初平元年拜  
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  
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  
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  
特爲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  
尚父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  
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  
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  
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

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轡遠近以爲

非宜

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輪青蓋金華爪畫轡廣雅轡箱也

卓

於是改乘阜蓋車

續漢志曰中二千石二千石皆阜蓋朱兩轡

卓重

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

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佞用邕恨其

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

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邈

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

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

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  
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  
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  
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  
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  
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  
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  
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  
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

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

作謗書流於後世

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

事皆爲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緡權酤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

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誣士也

方今國祚中衰神器

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

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磬退而告

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

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

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摺

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  
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  
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  
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  
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  
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叙樂女訓篆  
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有生所共深悲也

流極皆放也  
極音紀力反

當伯喈抱鉗

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

不得經過

謂迫促之今不得避風塵也

其意豈及語平日

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歐越潛舟江壑不

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

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

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

謂三日之間位歷三臺也

匡

導旣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

之後福

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北叟塞上叟也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

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叟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叟

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壯皆戰死者  
十九其子獨以跛之故子父相保見淮南子也屬

其慶者夫豈無懷慶謂恩遇也懷思也荷君

子斷刑尚或爲之不舉左傳鄭伯見虢叔曰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

杜注云不舉成讎也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

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

執政謂王允也放此爲戮放音甫往反未或聞之典刑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

音伎伎謂鼓琴吹笛之屬也邕實慕靜心精

辭綺斤言金商南徂北徙謂對事於金商門擅斤而言無隱諱也



籍梁懷董名澆身毀

籍梁謂融因籍梁冀貴幸  
爲作西第頌懷董謂邕讀

董卓之恩  
也澆薄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下

列傳卷第五十一 范曄 後漢書六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左雄

周舉

子勰

黃瓊

孫琬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

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

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

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

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

容多後福

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爲  
白玉之清絜當與衆人和同

伏見議

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危以

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

之風

謨謀也即尚書立  
政無逸篇之類也

宜擢在喉舌之官必

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

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

之

尚書臯陶謨之詞也惠愛也黎衆也

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

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

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詩小雅也淰淰雲興貌祁也淰淰雲興貌祁

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先雨公田乃及私田

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

詩小雅刺幽王曰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

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

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

如虺蜴也

褒豔謂褒姒也豔色美也七子皆褒姒之親黨謂皇甫爲卿士仲允爲膳夫家

伯爲宰番爲司徒蹶爲趣馬聚子爲內史摛爲師氏也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

國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政事見詩小雅番音方元反聚音側流反摛音記禹反

宗周旣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剗革五等

更立郡縣

剗削也五等謂諸侯

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

伍相司封豕其民

史記商鞅爲秦定變法之令今人什伍而相牧司犯禁相

連坐不告姦者輒斬楊雄長楊賦曰秦窺竄其士封豕其人也

大漢受命雖未

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

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立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勲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

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

興之功

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

漢初至今三百餘載

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

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

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

理已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

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

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

國語曰鬪丹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

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餓獸豺虎焉殆必亡者也

監司項背相

望

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背音輩

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

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

朞匝也謂一歲

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

檢者離毀

離遭也

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

求名

因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顏色也

州宰不

覆競共辟召踊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

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

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

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



薄

斯賤也

車馬衣服

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

者充家特選橫調

調銜也

紛紛不絕送迎煩

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

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

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

拜

爵王庭輿服有庸

庸常也

而齊於匹腎叛命

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

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

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

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

式用也

雖會赦令不

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

任從政者

任堪也音人林反

寬其負筭

負欠也筭口錢也儒生未有品

秩故寬之

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

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

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

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

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

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

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僞詳所施行雄之

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官豎擅權終不能用  
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  
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  
至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  
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異  
以爲下人有逆上之徵天鎡經曰大水自平地  
出破山殺人其國有兵  
又上疏言宜密爲備以俟不虞尋而青冀  
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  
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

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以爲  
寇賊連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  
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  
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並不省又  
上言宜崇經術繕脩太學帝從之陽嘉元  
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  
之科負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  
十以上爲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  
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

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

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

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

法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

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

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

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

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好學樂道隨父慎在京師鎖孟氏易春秋

公羊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勃海脩令遷琅邪都尉也年未

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

回子奇不拘年齒

解見順帝紀

是故本郡以臣

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  
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譴却郡  
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  
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  
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  
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  
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

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  
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  
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廢爲濟  
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  
帝後以娥前有謀遂封爲山陽君邑五千  
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翼襄邑侯雄上封  
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  
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  
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

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  
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  
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爲務宜循  
古法寧靜無爲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  
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  
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  
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  
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  
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



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  
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  
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  
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  
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  
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  
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  
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  
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薰庶莫

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  
其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  
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  
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  
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乎  
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  
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翼之  
封事非機急宜過灾危之運然後平議可  
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

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灾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灾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遣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

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

禮記曰公侯佩山  
玄玉而朱組綬大

夫佩水蒼玉  
而緇組綬

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

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  
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  
爲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尚書  
舉旣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  
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臧受  
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  
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

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

韓厥韓獻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獻

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  
于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  
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明年坐法免後復爲尚書

永和三年卒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  
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  
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從橫  
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者  
孫程等旣立順帝誅滅諸閭議郎陳禪以

爲閭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  
見羣臣議者咸以爲宜舉謂郤曰昔鄭武  
姜謀殺嚴公嚴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  
失行久而隔絕後感穎考叔茅焦之言循

復子道書傳美之

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叔段謀殺莊公公誓之曰不

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焦事解見蘇竟傳也今諸閭新誅太后幽在離

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  
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

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以厭

天心以荅人望郤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

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後長樂少

府朱伉音丑良反代郤爲司徒舉猶爲吏時孫

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

勅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伉曰朝廷在

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朝廷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

人謀於西鍾下共立雖韓彭吳賈之功何以加

諸韓信彭越吳漢賈復也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

路天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  
表之俛曰今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  
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爲  
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  
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  
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  
俛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爲平丘  
令

平丘縣屬  
陳留郡

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

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



直欲帝置章御坐以爲規誠

章謂所上之書

舉稍

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

骸有龍忌之禁

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

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耿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盛故爲之

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

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

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

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旣到州乃

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

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其事見劉聖譚新論及汝南先賢傳也

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

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

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

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

穀灾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

又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

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

承三統

天統地統人統謂之三統事見白武通

夙興夜寐思協大

中

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云皇大也極中也言立大中之道而行之也

頃年以

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

訓王澤未流

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勸敷五教在寬訓亦遜

義之

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

徵厥効何由分別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

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二儀交精

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

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節之宜適陰陽之

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

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

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  
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  
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  
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  
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  
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  
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賢  
官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  
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也歿終昔

武王入躬出傾宮之女

帝王紀曰武王入躬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

容之間出傾宮之女於諸侯

成湯遭災以六事剋已

帝王紀曰

湯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桀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也

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

解見楊厚傳

皆以精誠轉禍爲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  
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  
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  
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  
伯以水爲城國魚鼈爲民庶水盡魚枯豈

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

晏子春秋之文

陛下所行

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希魚却行求

前

緣木求魚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

亡無異却行而求逮於前人也

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

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

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

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

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

易稽覽圖

之文也解具郎顗傳也

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

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以得失舉等  
並對以爲宜愼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  
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  
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爲誰平舉獨對曰臣  
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

別音彼  
列反

然

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  
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  
謀愚心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崎遷舉  
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

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  
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  
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  
之禮即有反風之應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

雷雨禾偃大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北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

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  
宜加尊謚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  
詔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  
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



非正統茲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

天不祐大命天昏

杜預注左傳曰短折曰天末名曰昏

春秋王

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

子猛周景王之子子野魯襄公

之子春秋經書王子猛卒杜元凱注去未即位故不言崩又曰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注曰不書葬未成君也

今北鄉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

已崇不宜稱謚災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

司徒黃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

從之尚字伯河南郡人也少歷顯位亦以

政事稱舉出爲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

梁商表為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

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讌乎洛水

周官曰女巫掌歲時祓除

釁汾鄭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也司馬彪續

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絜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

除為大

絜也

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

及酒闌倡罷繼以鼙露之歌坐中聞者皆

為掩涕

纂文曰鼙露今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鼙露歌曰鼙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落

人死一去

何時歸

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

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

將及乎

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祁退而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

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也

商至秋果薨商

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青舉對曰陛下初立遵脩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

尚書洪範之文也孔安國注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也

夫僭差無

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  
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禽  
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  
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  
有威名者乃拜舉爲侍中與侍中杜喬守  
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藥  
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  
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  
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

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爲百姓所安宜  
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  
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  
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爲大鴻臚及梁  
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  
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  
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  
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  
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

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

見事

左氏傳

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

世法也

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親盡故通言先

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

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

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祿勳會

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

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爲宰相深痛

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前

世求賢如渴封墓軾間以光賢哲

尚書曰武王入殷封

比干墓軾商容間

故公叔見誅翁歸蒙述所以昭忠

厲俗作範後昆

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子卒其子代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國

凶飢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不亦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尹翁歸爲右扶風宣帝下詔褒揚賜金百斤班固曰翁歸承風帝揚厥聲故曰蒙述也故光祿大夫周舉性倖夷魚

伯夷

史魚也

忠踰隨管

隨會管仲

前授牧守及還納言

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

史記堯典曰咨十有二牧欽哉

在禁

闡有密靜之風子錄乃勲用登九列方欲

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夙終用垂遠圖

朝廷愍悼良爲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

用錫爾祉

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也戎汝也錫賜也祉福也

其今將大

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

旌委蛇素絲之節焉

詩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透蛇

透

子總

音叶

總字巨勝少尚玄虛以父任爲郎自免歸

家父故吏河南召憂爲郡將卑身降禮致

教於總總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



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清靜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勰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爲知命自勰曾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

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  
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  
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與會稽  
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  
不進

綸氏即夏之綸國少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  
楚及秦伐鄭綸氏今洛州故嵩陽縣城是也

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

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  
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

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

萬歲亭在今洛  
州故嵩陽縣西

北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登太室  
聞山上呼萬歲聲者三因以名焉  
蓋君子謂伯

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

之間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

無不可鄭玄注去不爲夷齊之清  
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蓋聖賢居身

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

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

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

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

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

下其實難副

宋玉對楚襄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爲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

數千人爲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百人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近魯陽樊君

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

樊君樊英也事具英

傳

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無缺而毀謗布

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

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

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

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

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

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

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

連有灾異瓊上疏順帝曰間者以來卦位

錯謬

易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爲歲紀歲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節首即置積

節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末筭即主歲之卦也

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

蒙陰闇也散謂不精明

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

洛

石室藏書之府河洛圖書之文也

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

以前至漢初灾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

孰爲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  
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  
前頗陳灾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  
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  
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耄

有作者七人之志

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

惠少連

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

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  
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

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

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

兩澤不澍比于九月人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譴紬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請以身塞無狀也退

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

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

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

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

得失又囚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

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

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  
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即位以後不  
行籍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  
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  
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  
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  
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  
之名

**之名**

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夫

人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棗盛於是乎出故稷  
爲太官古者太史順時頌土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  
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



告王王即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墦班三之庶人終  
于千畝王弗聽後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墦音扶發反

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

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

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忘

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

詩商頌曰不僭不濫

不敢怠遑書曰文王至

于日中吳不遑暇食也

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絜

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

動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

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

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

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

集寒涼尚結

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厲風見呂氏春秋也

迎春東郊

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

以致時風

五經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

育生

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

乾卦象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

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

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

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

能從政者爲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  
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  
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  
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  
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  
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栢帝欲褻崇大  
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  
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  
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賚賞

宣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詩魯頌曰王曰叔父

延尔元子俾侯于魯啓尔土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去王成王也叔父也

周公

瓊獨建議曰翼前以親迎之勞增邑

三十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

地七百

禮記明堂位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

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華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之禮樂也

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數

爲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

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

高祖爲泗上亭長蕭何佐之後

拜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後益封光萬七千戶

翼可比鄧禹

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  
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翼意以爲  
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爲太僕永興元年遷  
司徒轉太尉梁翼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  
用雖有善人而爲翼所飾舉者亦不加命  
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爲大司農明年梁  
翼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

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爲太尉以師傅之恩

而不阿梁氏乃封爲邾鄉侯

說文去邾潁川縣也漢潁川有

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邾音亢

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

上言言懇惻乃許之梁異旣誅瓊首居公

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

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

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

五侯謂左悺徐璜等

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爲司空秋以地震

免七年疾篤上䟽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

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  
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  
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  
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  
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  
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  
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  
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  
而帝道不綱社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

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  
佐爲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  
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  
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  
棘之林

泮冰諭危陷  
枳棘諭艱難

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

於無形之世

形兆也言未有天下  
之兆畫或作書也

崇禮義於

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  
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  
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



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  
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賢宦充朝  
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  
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  
殷盛也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

木舌

法言曰金口木舌也

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瞽

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  
政念國亡身隕歿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

殘滅

坐音才  
卧反

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

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

之心以救積薪之敝

賈誼上疏曰夫抱火厝之  
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

及然因謂之安方今  
之政何以異此也

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

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

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

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

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

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

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

史記曰孔子將西見趙簡

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丘聞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藪涸澤而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事亦見孔子家語文也

尚

書周求昔爲沛令素事梁異幸其威執坐

事當罪越拜令職見異將衰乃陽毀示忠

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恊邪羣輩相

黨自異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

軌臨異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

賞陛下不加清激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

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

玉於沙礫音紙抵投也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

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解見冠榮傳

伯奇至賢終於流放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後母欲其

子立爲太子說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即可知王如其言

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之乃逐伯奇

也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

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驚世荷國恩

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

無恨三泉

三者數之極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人之極數故以三爲名者取其深

之極也

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謚

曰忠侯孫琬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

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  
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  
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  
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土蠻賊事副府

副本諱  
公府也

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

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  
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  
郎將時陳蕃爲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  
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

尤異者爲茂才四行

久次謂久居官次也

時權富子弟

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

遺京師爲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

能音

乃來反

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

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  
琬遂爲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丞王  
暢侍御史刁韞韞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  
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  
蕃官琬韞俱禁錮韞字子榮彭城人後陳

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躓復拜議郎遷尚  
書在朝有鯁直節出爲魯東海二郡相性  
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  
人莫見愾容焉琬被廢弃幾二十年至光  
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  
是徵拜議郎擢爲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  
初出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  
又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  
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內



侯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旣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

冒刃而前

新序曰白公勝殺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

與我將舍子不我與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

而求福於廬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  
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  
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

白公勝乃入其劒焉

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

懼其盟

解見馮衍傳

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

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  
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  
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  
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  
貶爵土外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

之任官然後祿之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

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爵地畢也故

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旣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

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  
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  
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挺其効  
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  
爲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  
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  
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  
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  
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

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

拘儒猶褊狹也

拂巾衽褐

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  
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  
政事貞固栢焉揚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  
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暘藥巴牧民之良  
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  
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  
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  
向使廟堂納其高謀彊場宣其智力帷幄

容其謗辭舉厝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

其遠而

而語辭也論語曰豈不尔思室是遠而

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栢之時碩德繼

興

碩大也

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

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

彌縫猶補合也詩曰袞職有闕

惟仲山甫補之

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將鑒

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

心絜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

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

以黨錮致灾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適

廣雅曰適

也急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

子心力之爲乎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以彙越自

下蕃

彙類也易曰以其彙征吉彙音謂

登朝理政竝紓灾昏

紓解也音式余反

瓊名夙知累章國疵

疵病也

琬亦早

秀位及志差

志意差舛不能遂也差音楚宜反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一

列傳卷第五十二 范曄 後漢書六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荀淑

子爽

孫悅

韓韶

鍾皓

陳寔

子紀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

孫也

卿名況趙人也爲楚蘭陵令著書二十篇號荀卿子避宣帝諱故改曰孫也

少有

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爲俗儒所非而  
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後再遷



當塗長

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

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

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

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

勲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爲

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

續漢書曰淑對策

刺梁氏故出也

莅事明理稱爲神君頃之弃官歸閑

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年六

十七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

喪

禮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也

二縣皆爲立

祠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

稱時人謂八龍

緄音昆燾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本改作注非專本

或作敷

初荀氏舊里名西豪

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

舊西豪里也

穎陰令勃海苑康以爲昔高陽氏

有才子八人

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散擣戴大臨左降庭堅仲容叔達

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靖

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

皇甫謐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

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及卒學士惜之誅靖者二十六人穎陰令丘禎追號靖曰玄行先生

也淑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爲沛相  
曇爲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  
官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昱  
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  
曇亦禁錮終身

爽字慈明一名譚

音息汝反

幼而好學年十二

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  
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  
應潁用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

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

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

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

火木之子夏火之位木至夏而

盛故爲孝

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

爲日

易說卦曰離爲火爲日也

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

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

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

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

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

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官以

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音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也

夫喪親自盡孝之終

也盡謂盡其哀戚也

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

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

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

易謙卦九三爻勞謙

君子有終吉

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

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

之禮未常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

遺忘也

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

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

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

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

者必也親喪乎

事見論語致猶盡也極也

春秋傳曰上之

所爲民之歸也

左氏傳臧武仲之言

夫上所不爲而民

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

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

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

前書翟方進爲

丞相遭後母憂行服三十六日起視事日不敢踰國制也

夫失禮之源自上

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

公羊傳之文也何休注云

重奪孝子之恩所以崇國厚俗薦化之道也事失

宜正過勿憚改也憚難天下通喪可如舊禮

禮記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

矣語見易序卦也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

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易乾坤至離為上經咸恒

至未濟為下經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繫辭也夫

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嫫降二女於嫫

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

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

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嗣注云婦人謂嫁曰

歸泰者陰陽交通之時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帝乙歸妹誠合斯義也案史記紂父名帝乙此文

以帝乙爲湯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湯名天乙也

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

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

公羊傳曰夏單伯述

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逆之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

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休注云不自爲主尊卑不敵也今漢承秦



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達乾

坤之道失陽唱之義

易緯曰陽唱而陰和也

孔子曰昔

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皆

繫之文也

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

北極北辰也軒轅四星女主之象也

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

澤象妻

崑猶高也易艮下兌上爲咸艮爲山夫象也兌爲澤妻象也咸感也山澤通氣夫婦

之相感也

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鵠雌能順

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

乾爲人首坤爲人腹

易說卦之文也

遠取諸物則木

實屬天根蓍屬地

蓍音該

陽尊陰卑蓋乃天

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

婦

儀禮士冠禮爲始士婚禮次之

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

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

周孔

也式法

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

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躔

咸備各以其叙矣

躔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陽若曰哲時燠

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  
若五是來備各以其叙也

昔者聖人建天地之

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

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

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

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

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

差事之降也

白武通曰天子娶十二法天則有十二月百物畢生也又曰諸侯娶九女

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

樂節宣其氣

左傳曰昔晉侯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吳爲近女室疾如蠱非鬼

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爲災於是乎節宜其氣也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

代之季淫而無節瑶臺傾宮陳妾數百

列女

傳曰夏桀爲琬室瑤臺以臨雲雨紂爲傾宮解見前帝紀也

陽竭於上陰隔

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

是其明戒

事是尚書無逸篇其詞與此微有不同也

後世之人好

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

也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愚甚於截趾也

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

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

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

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

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

異屢臻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

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

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綏眉壽

四曰配陽施祈螽斯

螽斯蚣蝋也其性不妒故能子孫衆多詩曰螽斯羽

說說今宜爾  
子孫振振兮

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

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  
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以晦明寒暑  
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地  
節而四時成節卦彖  
辭文也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

杜預注左氏云器  
謂車服名謂爵號

孝經曰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  
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  
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

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王食凡此三者君  
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  
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於而國者也宜略  
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

前書

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之  
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

嚴篤有司必行其命

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弃官去  
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  
年以著述爲事遂稱爲碩儒黨禁解五府  
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

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時人多不行  
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又私謚  
其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  
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

喪服曰夫爲妻齋緣杖  
舂禮記曰曾子問三年

之喪弔乎孔子曰禮以飾情  
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後公車徵爲大將

軍何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爲侍

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獻帝即位董卓輔

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

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



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  
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  
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  
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  
顒等爲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著禮易傳  
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  
可爲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辯  
讖并它所論叙題爲新書凡百餘篇今多  
所亡缺兄子悅或並知名或自有傳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  
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  
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  
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  
余竊商其情以爲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  
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

濡跡

解見崔駰傳

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

爲違貞吉而履虎尾焉

易履卦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又曰履虎

尾不咥人亨王輔嗣注云履虎尾者言其危也

觀其遜言遷都之議以

救楊黃之禍

楊彪黃琬也

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

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

老子云大直若屈大巧若

拙逶迤

曲也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母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闔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唯從弟或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

好文學悅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

夕談論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

易曰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

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

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

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

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

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

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

求矣肆放也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

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

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

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

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尚書

舜謂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謂皐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

故在上者先

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籍田

事解見明紀禮記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向桑以勸蠶事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宮仞有三尺也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言

足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周給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  
化者必平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  
焉善惡要平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

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  
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  
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  
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囘惑外  
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  
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  
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  
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  
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

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

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

章明也

小人

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

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

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

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

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

仲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脩之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正國政也言脩

國政而寄軍令隣國不知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

韓子曰二

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

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



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

事之使自交之

老子曰爲無爲事無事又曰故德交歸也

不肅而成

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

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  
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  
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  
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  
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  
禮記曰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閨  
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  
書之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  
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  
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

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淫過

也左氏傳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也

宜於今者

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

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

詩周頌曰我求懿德肆於時夏鄭玄

注曰懿美也肆陳也我武王也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於是夏而歌之也

亦惟厥後

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

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勲五

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

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

濟成也

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

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

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

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  
立國典於是綴叙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  
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又著  
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  
十四年卒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  
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僞號歷年守令不  
能破散多爲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  
者乃以韶爲羸長

羸縣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

賊聞其

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  
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飢  
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户王者爭謂  
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舍  
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  
病卒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爲立  
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爲章  
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  
年七十卒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爲郡著姓世

善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

未仕避隱密山

密縣山也

以詩律教授門徒千

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皓

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

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

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

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

爲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

淑並爲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歎曰荀君  
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  
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  
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  
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  
妻之瑾辟州府未常屈志膺謂之曰孟子  
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曰人無惻隱  
之心非人也無羞  
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  
同邪瑾常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



昭人過以致怨本

國武子齊大夫齊慶克通於齊君之母國武子知之而責

慶克夫人遂譖武子而逐之事見左傳

卒保身全家爾道爲貴

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  
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  
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應台輔逡巡王  
命卒歲容與皓孫繇建安中爲司隸校尉

海內先賢傳曰繇字元常郡主簿迪之子也魏志曰舉孝廉爲尚書郎辟三府爲廷尉正黃門侍郎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  
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

給事廝役後爲都亭刺佐而有志好學坐  
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  
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  
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  
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  
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  
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  
守高倫用吏倫敎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  
人懷檄請見

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敎書之於檄而懷之者懼洩事也

言曰

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

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

請從外署之舉不欲陷倫於請託也

於

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

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

輪氏縣名屬潁

川郡今故高陽縣是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

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

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

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

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

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基喪去宮復

再遷除太丘長

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也

修德清

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

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

司官謂主司之官也

吏

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

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

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

者以沛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

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

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  
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  
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  
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  
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  
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  
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  
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  
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

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  
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  
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  
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  
似惡人宜深刻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  
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  
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  
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  
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敦勸也欲特表

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  
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  
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  
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  
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  
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

先賢行狀曰將軍何  
進遣官屬弔祠爲謚

六子紀諱最賢

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靡  
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

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  
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  
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  
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  
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  
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往謁  
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  
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

前書曰東方朔  
曰三輔之地南

有江淮北有河渭汧隴以東商洛以  
西厥壤肥饒此所謂天府陸海之地

今關東兵起



後漢列傳五十三  
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

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左傳曰楚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也宜脩德政以懷不附遷移

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專

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

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

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

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累卵解見皇后紀崢嶸音士耕反卓

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

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嚴嚴讀曰即

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建

安初表紹爲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

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爲魏司空羣字長文魏志

曰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羣紀之間先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也天下以爲公

慙卿卿慙長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

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

同時旌命羔鴈成羣古者諸侯朝天子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成羣言

衆多也當世者靡不榮之諶早終先賢行狀曰豫州百城皆

圖畫寔紀  
謹形像焉

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

遁身矯絜放言爲高

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

士

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

呼

譏笑之也芸除草也

故時政彌昏而其風愈往唯陳先

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  
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  
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  
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羸寇  
懷道大丘奧廣模我彝倫曾是淵軌薄夫  
以淳

曾之言則也

慶基既啓有蔚潁濱二方承則

八慈繼塵

二方元方季方也荀淑八子皆以慈爲字見荀氏家傳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二